

怀念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E-mail:www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全心教育， 姑姑终身未婚

□江乃强

一天傍晚，我接到小侄阿儒从家乡浙江嘉兴打来的电话。他说：“老姑奶江学珠的故事登在今天的《嘉兴日报》上了，整整一版，标题是‘两岸教育史上一个传奇’。”得知这个消息，我开始感到很惊讶。而当我从网络上搜索出大量有关姑姑江学珠的内容时，感受到更多的是自豪。姑姑江学珠的一生，确实是有些传奇色彩。

我的父亲有三个妹妹，江学珠排行老二，我们侄辈都叫她大小阿伯（老家称姑姑为阿伯）。她生于1901年，有个雅号“龙渊”，因为她属相是大龙。

姑姑一生从事教育，终身未婚。1923年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，当时刚好22岁的姑姑做了教师。随后任江苏松江女中校长。1949年姑姑去台湾任台北第一女中校长，一千就是22年。1988年6月22日姑姑因病离世，享寿88岁。

当我看到报纸刊登的专稿时，往日的情景随之浮现于眼前。我依稀记得自己五六岁时，在松江女中当校长的姑姑，只要有空就回嘉善老家来看望我们。每次回家总是带着好吃的，大家都喜欢她。在我模糊的记忆里，姑姑个子不高，皮肤白皙，大眼睛，一头短发，带一副黑框眼镜，常穿着深色旗袍。她说话不多，表情比较严肃，但心地善良。

曾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江乃珉姐姐告诉我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，松江女中解散，姑姑带着我珉姐和师生工友共22人，受命撤到后方四川，创办重庆女子师范学校。因日机轰炸几度搬迁。最后在江陵县禹王宫正式建校，姑姑任校长开学招生。直到1945年8月，抗战胜利，日本投降，姑姑才带领部分师生返回松江女中复校开学。1949年5月间，她由我那当医生的小姑江学琇陪同，一道南下去了台湾，此后再无音信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海峡两岸还没有实现“三通”。通过一位美国友人的信件转寄，我才得知了姑姑的一些情况，那时她已退休居家，颐养天年了。因为从未成家，没有儿女，姑姑请了一个女管家日夜伺候她的饮食起居，生活倒也自在。

我们同胞姊妹有10人，我是老幺。母亲徐瑞瑛（姑姑的嫂子）留世的最后10年，是由我陪伴养老送终的。姑姑觉得我对长辈孝敬，所以对我格外关爱。她在一次给我的信中表示，如果我孩子学习成绩优秀，去美国留学的费用由她承担。遗憾的是孩子没有出国求读之心，辜负了姑姑的一片心意。

姑姑从1949年接任台北女一中校长起，一千就是整整22年。她以校为家，以身作则，特别关爱师生。当初学校分配给她的校长公寓她不住，改建成教师子女幼儿园，而我和小姑则挤住在一间较大的教员宿舍里。因屋大而一分为二，里间是由一面纸墙隔开的俩姑姑卧室。外间摆一张大圆桌，就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：江学珠
- 终年：88岁
- 籍贯：浙江省嘉善县
- 生前身份：台湾台北市第一女中校长

了她迎客、开会和排课程表的综合场所。直到退休时，姑姑才搬出那宿舍。据说继任校长嫌那旧房舍破烂，而花钱进行了大修。

姑姑对聘用教师相当慎重，从不应聘者为何方权贵。来者必由她亲自面谈，详细询问对方情况，对有德有才的老师才决定任用。她有次听到郊区有位英文好的教师，身为校长，竟亲自四次上门相聘，终于感动对方来校任教。平常，只要有新聘来的老师讲课，就总会发现她悄悄坐在教室后面听课。所以，学校里上至教研室主任，下至教员，没有人不兢兢业业工作。

姑姑主持制订学校的详细规章制度，使员工处事均“于法有据”。她亲自确立办学宗旨；制订“公、诚、勤、毅”四字校训；为校歌填词。她提出“德智体均衡发展”教学方略，亲自拍板学生穿着深绿上衣校服。她每日早起，先巡遍校园一圈，然后和教职员一样，在签到簿上签名，从不搞特殊，最后向全校师生作训示。

由于姑姑治校作风严谨，使得北一女闻名遐迩，每年高考升学率高达95%以上，台湾公认第一。台湾社会曾流传有“北一女生可排着队进入台湾大学读书”的戏称，而绿上衣更是成为台湾学生荣耀的标志。

我姑姑并非不爱生活之人。慈祥时，连胆小的同学见到她，也有说有笑；但严厉起来，最顽皮的学生都会规规矩矩。休闲时候，她或读书、写书法，或吹竹箫、弹月牙琴，生活既安宁也不算单调。

本来，俩姑姑共住一室，相依为命过日子，可是从北一女退休才过了一年，小姑江学琇就病逝了，使得她的晚年生活平添了孤独和凄楚。也许是无子女的寂寞，需要一种精神寄托；抑或是考虑到离世时需要有人出面照应送终，在姑姑83岁那年，继认了年已60岁的

爱徒张素云为养女。去年，其养女也以90岁高龄陪姑姑而去了。

姑姑曾多次对班主任任讲：“当年因受高等教育，清高拒婚乃是女子异常心态。你们应该随时转告女生们，在将来婚姻道路上，千万不要学我江校长。”

姑姑终生不嫁，不肯轻言“爱”字，但她以校为家，以学校为子女，在内心和行动上充满着炙热的大“爱”。就在退休那年，姑姑把毕生积蓄的一部分，捐献给北一女作为扩建校舍之用；而把其中大部分以“江学珠奖学金”的名义，用于奖励台湾德才兼备的贫困生求学。姑姑病重时留下遗嘱：“把二百万新台币放入奖学金中。”临终前夕，还念念不忘为教育、为学子做最后的一次奉献。

姑姑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办教育，培养出数以万计的门生。1973年8月，73岁的姑姑作为台湾华兴青少年棒球队的领队，带队去美国参加比赛。从旧金山到纽约，行程半个月。1986年冬，86岁的她参加文化参观访问团，游遍亚非七国的大小城市。这两次活动，旅居亚非美各地的北一女老校友数以百计，或商贾、或仕宦，都先后前来拜见问候姑姑，真可谓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何人不识君？”她的学生早已是桃李满天下，遍布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。

姑姑去世后，为了纪念她，北一女师生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，慷慨捐资1亿多元，于去年6月15日，在台北市开工兴建资源大厦——“学珠楼”。现任北一女校长张碧娟给我发送邮件说：“令姑姑对教育的贡献，永垂青史，也是北一女的光荣。”并发来举行学珠楼动土典礼照片。这是对姑姑从事教育60多年业绩和功德的肯定。

2012年元旦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在新年献词里，深情赞扬江学珠说：“北一女中校长江学珠，推动全人教育，以校为家，人格风范，至今让人怀念。”在台湾，大家赞美江学珠为“女界精英的推手”，有关方面制作了浓缩其一生教育业绩的录像片和她的塑像，以示永恒的纪念。

今年是姑姑江学珠诞辰111周年和逝世24周年。姑姑的灵柩一直安放在台北金山安乐园，灵位供在台北小白宫。清明节期间，我又一次翻看她的遗嘱，上面写道：“将来如有机会回归故里，可归葬于我祖坟。”

我自1972年起从事环保工作，现已离岗多年，天天盼姑姑能早日回归故里。毕竟她远离家乡63年，也该回家了呀！我希望有生之年亲赴台湾，护送亲人骨灰回到大陆，安放在故乡嘉兴的土地上，完成她老人家落叶归根的遗愿！

海峡两岸同胞，都是华夏子孙，我很想经过努力，争取从“江学珠奖学金”中提取部分，用来捐助大陆品学兼优的贫困生，对社会做一件有益的事。姑姑，我想，您一定会赞同侄子的想法吧。

低到尘埃里的愿望

□王亚辉

五年前，我做了母亲。从此我的生命与那个小小的人儿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她高兴了，我也会开怀地笑。她生病了，我恨不得自己去替她受苦。在她身边时，眼里都是她；不在她身边，工作之余，脑子里想的也多是她。

我最大的快乐和最深的担忧都和她有关，看着她一天天成长，我突然间理解了很多事，明白了很多事。

第一个理解的就是自己的母亲。

我从小就做文学梦，所以有事没事总是写一写自己的小心情小感想。记得我的文章刚刚开始发表在报刊发表时，兴冲冲拿给母亲看，没想到母亲不但不高兴，还板着脸说：“你的工作本来就够辛苦了，晚上不睡觉，熬夜写它做什么？看看你又瘦了多少！”

和老公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，很多同学同事见到我就会问：“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月薪多少？长得帅不帅？”回到家，告诉母亲我有男朋友了，母亲也刨根问底儿：“他不会做饭？他对你好不好？”

做了母亲，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在意你飞得高不高，而在意你飞得累不累。

除了母亲，我还想起了苏轼的《洗儿诗》——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那时年纪小，读诗常常要读别人的赏析才能真正懂一些。记得有人解释说这首《洗儿诗》是篇反讽之作，原因很简单：苏轼，一个如此有才华的人，一个如此旷达正直的人，一个如此倔强有个性的人，怎么会希望孩子“愚且鲁”，他是借此讽刺朝廷上那些仕途风光得意的官员们呢！这个看法一直蒙蔽了我好多年，直到我的女儿出生。现在，我以母亲的视角来解读这首诗，我不认为苏轼这首诗有什么政治背景，有什么潜台词。这就是一个父亲，一个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父亲，一个饱经沧桑命运多舛的父亲对儿子深切的期望：他走过的路，他吃过的苦，他不希望儿子重新来过。

安德烈问他的母亲龙应台：“如果将来我成为一个普通的人，你会失望吗？”这位母亲告诉他的儿子：“对我最重要的，不是你有否成就，而是你是否快乐。”

有一天，如果我的宝贝女儿，问我同样的问题，我也会这样回答。

这是天下所有父母的愿望，这愿望很低，低到尘埃里。

那些年我们的理想

□张成磊

刚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坐在低矮僵硬的石头房里，满怀憧憬地听老师讲课。早晨八九点钟的阳光从敞开的木门里射进来，我看见几只小蚊虫在阳光里飞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显得是那么自由自在，扑腾得尘埃流动不定。班里二十几个小孩数我年龄小，也数我傻。我经常呆呆地抬头看那束光线，看里面流动的尘埃，觉得很有趣，脸上还时不时露出微笑。每每这时，老师会“啪”的把一个粉笔头扔在我的脑袋上，问我，你傻笑什么？你觉得很有趣吗？

有一天老师问我们的理想——就是长大了要干什么——每一个孩子都要回答。农民工海军陆军炮兵教师科学家都被大家当遍了。轮到我时，我站在阳光里傻乎乎地说，如果我会变，我长大了要当一只小飞虫，自由自在地飞，飞到天边……话音未落，同学们就哄笑起来。我的回答好像把他们全身的笑细胞都调动起来了，他们的指着我说，有的拍着石头桌子笑，有的还站起来跺着脚笑：“当什么不好，却想做小飞虫。”

“只怕翅膀还没扇动就被拍死了！”……他们的笑声仿佛长了翅膀，从木门里飞出去，撞到不远处一汪水洼里的老牛身上，老牛哞哞叫了几声，水洼的涟漪就一圈圈地扩散开去。路过的大人们也挤在门口往里看，打听我到底说了什么好笑的事，让本来一张张饿得发青的脸上充满了笑容。

才华横溢的老师按了按手，止住了大家的哄笑，并且别出心裁地把我归到飞行

员之列。飞行员会飞，飞虫也会飞，老师的归类极大地照顾了我这小小孩童的面子，因为其他孩子还没有一个提到想当飞行员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那些曾经哄笑我的小孩们都跟我一样，埋没在各自的人生里。有的成功，有的落魄，各有各的活法，但少时的理想也都没有实现。我就更不用提了，会飞的小虫没做成，只勉强做了一个书虫。白天忙碌一天，混得一身尘埃，夜里就钻进书海里自我消遣，借别人精美的文字按摩自己疲惫的心灵。有些久仰的老师和素未谋面的学者，我想求见，可以事先不用打招呼，也不怕惊扰他们，翻开书就闯进大门，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。过分仰慕他们，我就经常去，时刻去，听他们讲生活里的大道理或者毕恭毕敬地和他们聊天，我甚至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。做书虫可以安静，丝毫不影响别人的休息，但时间久了，人可就越来越痴了，有时感觉自己真像长上了翅膀，在星空下飞上一圈。

我的隔壁住着一位老人，写这篇小稿的时候，恰好他刚读一年级的孙子放学来找他。老人很高兴，并给他发了鼓励奖——十块钱，鼓励小孙子经常来看他。老人问他的小孙子，你长大了想干什么？小孙子大声说，我长大了当大老板，让爷爷住上大房子！

听到这话，突然就想起了我那些年少时的理想。我分明感觉，有泪水湿了眼睛，因为老人的小孙子的回答虽物质却实际，但我少时的理想却是痴人说的梦话，虚幻得不可能实现啊！

投稿邮箱: www.3207@163.com

人间